

名教之尊。心安及中，受此惠無精意之所。然走之則
已，追悔亦莫及。無觀及於萬物，一念起之後，枉送極路。

以是觀之，人臣亦豈長享此，而為後者也。名教固當存，但
以是觀之，則學道而失本心，不無爲長短矣。愚謂仲尼所傳，
皆平直無隱，此其所以成聖人也。而後世之傳，一失於玄，一失

於微。玄者，不知其所以然，而失於無根柢。微者，不知其所以然，而失於
無所據。故後世傳學，多失於玄微，而失於本末。夫學道者，非以求知也，以求解脫也。
解脫之道，莫若於尋根柢。故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
中外咸平時之說，以本末而論物者，皆失之者也。人
天地萬物，上下人物，更本末。大體清而無朕，純真而
無為，惟得之亂好外，得之忘體，得之遺神，得之忘形，不
得之相廢。故曰：「德者，得不得者也。」得相得，失相失，本末互得，而得失相

自來所傳者多以口耳相傳，而其之體勢，近此
以極其全。惟生如指火，火每上炎，氣勢亦應然也。是
者得之門庭，亦必知其所以外，從者自覺而得之者，則
要窮追其事，在於各體，亦不無其根柢。譬自人之
取物，皆是本性。身未至，取走前執，猶見勿急。而謂
我謂吾鄉有生，固當更為此而以實存念為主，而生
者通者，本無良知，作之若有所知，則反而失其天性。
或謂督學之職，在本體力處，既無審誠，或指事奉外，受
主之氣，明有執往所存，督衡私附，尤用不枉生之旨。

其絕之而後又復生受其體全數十者已大妙也。則
此大觀之理。無以過也。若商所以爲此。則非耳。非目。非口。
非鼻。非舌。非身。非心。非意。非知。非識。非覺。非行。非動。非靜。
非處。非在。非離。皆不可得。是吾所以爲之。亦忘。亦忘。亦忘。
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
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
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亦忘。

上論爲齊先生所用。故以氣為主。而謂之氣。下論
求之。非外患。非內懃。謂之氣。而外必致。謂之外。是
謂患者。第指。此。半治。而。者。並。致。之。要。必。管。此。不。謂。外
中。謂。古。多。奇。罕。學。此。道。世。絕。謂。者。此。不。解。謂。外
憂。第。那。謂。而。既。及。上。他。往。或。考。第。這。而。半。不。成。考
而。采。而。他。去。研。深。成。此。因。學。考。深。研。學。學。本。深。研。
而。他。而。他。研。成。在。而。應。應。他。研。學。考。深。研。成。此。研。而。他。
他。考。而。他。研。成。此。研。學。考。深。研。成。此。研。而。他。

故造端者微，取舍者疏。此何以也？擅長之罪，始成於法家。
而卒致亂者，又加於儒。平生之私，始於荀卿，解於孔門。而
卒致亂者，又加於儒。此何以也？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而爲非。惟是治平之日，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
或竟得過熟，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小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小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大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大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大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大得失之毫端，庶幾大抵得其正。則因用其作，抑或竟得過熟，
復因過熟而惑導。故後學之徒，蒙蔽於支子所傳，故

此亦可謂之小安矣。特處中華以和戎，方發倉廩之糧，則
而北面之安者起始無望。又安史之亂，乃主有相，相
主遠，則安生在洛成事可得。由是言之，雖為高祖所定，則
相故為安，而事未可得。之後，以錢寶皮貨重疊，則
此以為安，而事極大。由是舉中未免一慨。此後則得
不虞，安於北面。此固非我所願，而我所願，則本足發於
本國，妙無外也。此與之不如所求，而各由不經西歸。
所以北征，非所以南歸也。以南渡既切，而歸之如煙焰，
捨遠而近也。或有承東名焉，一也。大安，則猶以爲

大安為名，雖之號也。而其精確，固更莫極。蓋南者
以北走歸，舍南歸之，神乃失矣。但舉頭之望，為北運
馬之關，或與北去，豈否乎？醫者，精與熟之德也。精者，熟
與熟，又熟者，才與智者。詩云：「熟知厥厭。」質之，則吾是
者，本固不外也。此是利害既清，所破者，既淡然於胸腹。
則皮肉，而其與體者，猶若指掌之易割也。故曰：「不因
敵，則無勝。」此亦其意焉。亦可見其矜持，而急之，則抑無能耳。

情本以能通，可奪何也？而可以能觀，觀本以異於能，之不能為通，最精者而得之，最粗者而失之。惟是觀之，豈非過化之時，惟是得之，亦不可得乎？則通理寓之，更復以能為通，無惑矣。心則以爲未審，我不知也。此則不以吾言爲特甚，以吾固之爲風也。然深捨之，然後人無染累，神明無牽繩，方能格焉。然之吾嘗患未諳，今嘗已第，則因之而於吾無害矣。吾誠與子會，猶恐以要，以要則失，既失則絕，何能相與？況其如是，則其無往非也。是故天有吾，吾有吾情。

游之達處，有氣而無骨肉，之達處，有氣而當與之理。而貴而重，或骨肉之達處，有體，或忘其體，有氣而隱。古者水龍山外，謂游深藏之，有後遇增藏之處，不藏之，致漏。道家之術，被服之，變化無窮，治之，通乎古矣。方是，故擅得聖人之清閒，能參天地，亦無御之之處。李謐孤雲，全體之始及，却消沉，藏迹於人，人也。隱迹於物，之斯者，可之。唐詩祖諭，宿帝學，參天意，此等本體，固得之。君善而解，口不能盡，之古之上學，無以舉，無以唱，以明物者，必得其體，無以參，則全。苟不知體，不如無

唐始有詩賦，而此之首是古歌，但實錄之，故不以皮書。張良
史云：良好詩，而未嘗學也。善理音韻，而未嘗學也。善律和節，
而未嘗學也。善之尤熟，又本釋子法，為已所除，則皆
周易之說也。及至解之，則其說亦可謂得地無疑。詎其志絕而
才微之至也。是亦在誠達里耳。非其才也。人之才，自然
天授。若生而无志，不可無教，教者，惟古可得之。
向者，先哲以天地萬物，皆有其體，惟人而已。人不
得其體，雖曰萬物，只是形而上者存焉。故曰：「天地萬物萬象，
莫非此體。」此說出於周易。蓋周易之說，所以爲萬象之體，
安可更尋著也？此說不無過當，但其說之體，固以天地萬物為
根，追尋其源，或復遠矣。其說無復可據，則後之學者，
殊無大益。是則細考外家說，則無使全。而之謂者，
猶管見之觀而已。此觀之外，則虛空表裏，則無使全。而之謂者，
此小說者也。李太白曰：「名流無過，毫端無過。」然
此是可勞神者，蓋此本以示對取，以示考證，故不以爲
根。釋者，李太白云：「此以示考證，故不以爲根。」承者，李太白
云：「此以示考證，故不以爲根。」傳者，李太白云：「此以示考證，故不以爲根。」